

开国上将钟期光之子钟德浙： 父母的革命风范激励我不断前行

为什么会常去江苏溧阳？

开国上将钟期光的次子钟德浙说，因为他最爱的父母长眠于此。“我只要有就会去溧阳市西山烈士陵园，江苏溧阳是父亲随粟裕挺进纵队深入敌后开辟的第一块根据地，那是父亲曾经战斗、生活过的地方。我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了，父母虽然离开我们多年，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，他们的革命风范激励我不断前行。”钟德浙告诉记者。

汨罗江畔走出的人民军队杰出领导人

在湖南省平江县三市乡肥田村，汨罗江从村口流过，钟期光就在这里出生成长。自幼聪慧的他12岁考上平江县立中学，在学校接受现代教育，受革命思想熏陶，在校园里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。

“父亲算是汨罗江畔的读书人，从县立中学毕业后，就在白马庙小学教书，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。”钟德浙回忆起父亲的憧憬岁月，令他感慨的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，父亲与傅秋涛等率领省委和红军第十六师，坚持了3年艰苦卓绝的湘鄂赣边游击战争。

从游击战争到抗日战争，再到解放战争，钟期光一直领导政治工作，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政治理念。时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，他提倡的“功劳运动”在全野战军推广，成为政治工作的范例之一，在苏北涟水战役之后，为了激励部队士气，他及时总结推广“评定伤亡”的经验，鼓舞大家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。

钟期光的政治工作经验丰富，在战争年代，他随时根据当时的形势总结工作经验，撰写并发表《对改进目前连队政治工作的意见》《在整训中力求改善政治工作的领导方式问题》等文章，对全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。

回首父亲钟期光的革命生

家庭小传

钟期光，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、军事教育和军事理论研究领导者，1909年1月2日出生，湖南省平江县人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2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。曾任红军师政治部主任，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主任，苏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，华东野战军，第三野战军和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，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等职。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。

钟德浙，系钟期光次子，曾为解放军原总装备部某中心研究员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。



▲钟期光和妻子凌奔



▲1981年全家合影

涯，钟德浙感慨万千，“父亲无论是在战争年代，还是在新中国建设时期，他一心向党，坚定理想信念，长期致力于部队军事政治理论研究工作，为发展军事教育事业、军事理论研究体系以及军事科研工作，开创了新局面。”

风雨同舟携手44年

“母亲出生在安徽芜湖的一个名望家族，从小就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。1937年，母亲心怀救国救民的激情壮志，成为

一名新四军女兵。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她在战场上与敌人殊死搏斗，身负重伤，背部留下一道长长的伤口……”忆起自己的母亲凌奔，钟德浙难掩心痛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凌奔被评为“三等甲级革命伤残军人”，但她从来不提自己受伤的事，一直把这个证书压在箱底，也从未领过一分抚恤金。历经战火洗礼的凌奔，更懂得和平生活来之不易。

1953年，军事学院决定创建军事学院子弟学校。1954年，

上级考虑到凌奔曾经在华东军区有过托儿所工作经验，于是推选她为军事学院子弟学校校长。

“母亲在子弟学校工作7年间，把子弟学校办成了南京最好的一所学校。学生们亲切地称她为‘校长妈妈’。”钟德浙说。

1961年初夏，凌奔要离开南京，全家迁往北京时，全校1350个孩子给凌奔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。“您教育我们热爱劳动、努力学习，教育我们勤俭节约、爱惜粮食。您严格要求我们，以身作则。您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……”

工作上兢兢业业的凌奔，在操持家务上也是一把好手。“从南京到北京，家里有客人来，都是母亲亲自下厨。母亲把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她希望我们不仅在事业上有所成就，同时也能做好家务，照顾好自己和家人。”钟德浙谈起母亲时，很多温暖的往事浮现在眼前。

父母风雨同舟走过44年。在父亲住院期间，母亲拖着虚弱的身子挤公交车去医院探视。母亲晚年身患肺气肿，遵照医嘱在家练习书法调养身体，每天完成的书法作品父亲都会用红笔批改，他们之间的默契让孩子们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力量。

自己的路靠自己走

忆起父母的为人处世，父母之间那些艰苦朴素、清廉正直的作风，让钟德浙难以忘怀。

“母亲生活非常俭朴，我们的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小的穿，旧了破了打了补丁继续穿，母亲一件毛衣穿几十年都舍不得扔。”钟德浙说，那时他们上学都住校，也从来没有零花钱。父母在家也是粗茶淡饭，萝卜干、雪里蕻就是他们的家常菜。

“父亲经常告诫我们，自己的路要自己走，不要有依赖思想，无论是上学还是就业，都要靠自己努力。”钟德浙说。

“那年，在父亲八十大寿上，弟弟向父亲提出请他和当年的部下打声招呼，在职务问

题上加以照顾。但没等弟弟说完，父亲就在饭桌上大声呵斥道：‘自己的前途只能靠自己去争取，我作为一名老党员，坚决不能搞这些旁门左道，我警告你，以后绝不能打着我的旗号搞这些名堂。’”

在钟期光家里，子女们一直谨记父亲的教导，从来没有什么特权思想，几个孩子都是按照规定，或下乡插队，或参军入伍，有的子女还落户北大荒。之后都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或从部队复员，或参加高考，才回到北京。

1964年，钟德浙入伍，他牢记父亲的嘱托，自己的路自己走。勤学苦练，刻苦钻研，成为一名颇有建树的研究员。晚年的钟德浙爱上了写诗词，他的每一首作品里，都饱含对父母的无限思念与敬仰之情。

在钟德浙家的客厅里，挂着一幅书法作品，那是他为父亲写的《期老传》，“名讳期光钟姓字显明，乡尊期老，世代农耕……”

“在我心中，父亲是平凡而伟大的，他从一个农民家庭走出来，成为一名人民军队政治工作、军事教育和军事理论研究的领导者，他不尚空谈，实事求是的作风无形中感染了我。”钟德浙说，父亲的爱好就是工作，即使在晚年身体状况很不好的情况下，心中依然牵挂着工作。

“我想回皖南/轻轻地捧起巷前清渠一掬水/记忆中童年梳妆的倒影/只剩下池边摇曳的黄花/眼浊昏沉隔泪水/耳背费解对土话/河边的老水车沥沥涟涟/浇在心头/把陈年的思念释怀到地垄秧田、小巷人家……”1986年，钟德浙写了一首诗《我想回皖南》，这是母亲凌奔病逝前的一个愿望。他把母亲的愿望写成一首诗，诗中有母亲革命的一生，有儿女们的无限怀念。钟德浙轻轻地朗读起这首诗，儿子对父母深深的思念仿佛飞回千里之外的故土。（据《中国妇女报》）

婚姻中的“加减法”

有人说：“婚姻是一杯清水，放点糖它就甜，放点盐它就咸。”的确是这样，婚姻能否幸福，不仅在于选择，更靠精心的维护。

我做过一次媒，却促成了一段不幸的婚姻。男的是机关干部，高大英俊，女方是公司白领，才貌双全，都说他俩是“天生的一对”。两人彼此觉得满意，便结了婚，还生了个可爱的女儿。然而，他们的婚姻并不和谐。女的颇有些小资情调，好逛街，

爱看电影，喜欢干净；而男的有点邋遢，性格内向，除了看书，没有太多爱好。时间一长，女的变成了怨妇，一天到晚埋怨男的，抬杠吵架成了家常便饭。为此我这个媒人没少做工作，让他们彼此迁就，多一点忍让，少一些指责。可好不了

几天，两个人就又重启怨怼模式。双方都是只想改变对方，不想改变自己。实在过不下去，只有离婚。

婚姻如同一本书，第一章是浪漫的情诗，其余则是平淡的文字。结婚之后，两人生活在一起，彼此有了全方位的认

识，更会逐渐发现对方的缺点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磕磕绊绊多了，卿卿我我变成了油盐酱醋，矛盾和摩擦也纷至沓来。

维持婚姻的幸福，需要在差异中彼此欣赏的能力。如果对对方要求过高，整天指责、抱怨，只用“加法”，久而久之，

必定让其难以承受。反之，如果能用“减法”，存包容之心、大度之气，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，少些“应该”和“必须”，何愁做不好恩爱夫妻？

多些肯定，少些怨怼；多点宽容，少点挑剔；多看优点，少看缺点；多讲谦让，少讲争执；少提希望，多提感激。用好这样的“加减法”，婚姻之舟才能行稳致远。

（刘明礼）